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2000/3/Add.3
25 November 199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11(b)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以下问题：
失踪和即审即决

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阿斯玛·贾汉吉尔女士根据人权委员会
第 1999/35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增 编

对墨西哥的访问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言.....	1 - 4	3
一、访问计划.....	5 - 9	4
二、一般意见.....	10 - 17	6
三、生命权：调查结果和关注.....	18 - 93	8
A. 一般背景.....	18 - 23	8

目 录(续)

	<u>段 次</u>	<u>页 次</u>
B. 1997年12月22日, 恰帕斯州, Acteal	24 - 37	10
C. 1998年6月10日, 恰帕斯州, El Bosque	38 - 44	14
D. 1995年6月28日, 格雷罗州, Aguas Blancas.....	45 - 57	16
E. 1998年6月7日, 格雷罗州, El Charco.....	58 - 64	19
F. 其他来文.....	65 - 71	21
G. 非国家行为者	72 - 78	23
H. 人权捍卫者、民间团体和媒介	79 - 84	25
I. 华雷斯市的妇女: 基于性别的罪行	85 - 89	27
J. 侵犯生命权与性取向	90 - 92	28
K. 极刑.....	93	29
四、结论.....	94 - 103	29
五、建议.....	104 - 108	31

导 言

1. 应墨西哥政府的邀请，特别报告员于1999年7月12日至24日对墨西哥进行了访问。该国政府是在前任特别报告员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先生长期要求下并在现任特别报告员于1998年任命以来重新要求下发出邀请的。要求访问的部分原因是，一再有人提出个别法外处决案件的指控，并据报告，过去几年里在格雷罗和恰帕斯州发生了一些屠杀事件。特别报告员在前往墨西哥之前从政府和非政府人士收到了大量关于在Acteal、El Bosque、Aguas Blancas和El Charco发生的事件的资料，以及关于在奇瓦瓦州华雷斯城发生的一系列谋杀案件的资料，受害者大多是年轻妇女。特别报告员还从墨西哥全国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收到了关于指称的法外枪杀案件和人权维护者及民间社会成员遭到死亡威胁的案件。

2. 特别报告员借此机会感谢墨西哥政府邀请她访问该国，并感谢该国政府提供宝贵的协助和合作，从而极大地便利了她开展工作。特别报告员及其支助工作人员在访问之前同墨西哥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进行了联系，该代表团在访问的规划和提供便利方面发挥了中心作用。特别报告员在墨西哥逗留期间提出的会见要求都得到了满足。特别报告员及其代表团行动完全自由，并可自由地接触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特别报告员还赞赏地指出，她能够在透明和公开的气氛中进行访问，这主要是国内和国际媒体积极关心这次访问，她还真诚地感谢她在墨西哥期间有机会会见的许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提供的协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墨西哥城新闻中心提供了宝贵的后勤、行政和其他支助，如果没有这种支助如果这次访问就不会圆满成功。

3. 本报告并不替代也不可能替代正式调查或司法诉讼程序。报告的范围限于赋予特别报告员的职权，并集中阐述目前情况和最近发生的某些关键事件，特别是Acteal、El Bosque、Aguas Blancas和El Charco的屠杀事件。特别报告员无法对在其访问期间提请她注意的所有各项案件进行调查。许多这些案件将按照人权委员会特别机制下的既定工作方法进行处理并转交墨西哥政府。如要全面揭示墨西哥当前人权情况的复杂背景，需要进行的讨论就会超越本报告的范围和目的。因此，本报告仅仅从较广的角度就该国的总的人权情况提出意见，限于与职权范围有关并有助于论述问题和防止墨西哥再发生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

4. 本报告中的结论和意见是在访问期间搜集的资料基础上并根据有关国际标准提出的。在这一方面，特别报告员尤其注意下列问题：

- (a) 该国政府为了确保生命权而采取的措施；
- (b) 包括武装部队在内的执法机构在履行公务时使用武力是否相称和适当；
- (c) 政府当局对待查事件进行的调查的可靠性；
- (d) 不论杀人者的公共或官方职务如何，为将其绳之以法而采取的行动；
- (e) 政府当局为防止这些悲惨事件重演而采取的措施；
- (f) 政府对非国家行为者的杀人行为的同谋或默许。

一、访问计划

5. 访问开始后，特别报告员在墨西哥城与下列官员和国家机构举行了会议：外交部长、内务部长、联邦总检察长、军事检察长、全国人权委员会、全国土著协会以及恰帕斯对话和谈判协调员。特别报告员还同墨西哥议会常设人权委员会和各政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访问将近结束时，特别报告员会见了市长和联邦区的另一些官员，并在首都同联邦总检察长和部委间人权委员会举行了后续会议。在墨西哥城，她还会见了联邦区人权委员会主席。访问结束时，她在墨西哥城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6. 特别报告员在墨西哥城同非政府组织代表并同所称法外处决见证人或此种处决受害者的亲属和家人进行了讨论。其他资料来源包括下列组织：Red Nacional de Organismos Civiles de Derechos Humanos “Todos los Derechos para Todos”，Acción de los Cristianos por la Abolición de al Tortura, Ciudadanos en Apoyo a los Derechos Humanos 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Miguel Agustin pro juarez, 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Fray Fransico de Vitoria, Comisión Mexicana de Defensa Y Promoción de Derechos Humanos, Centro de Estudios Fronterizos Y de Promo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Comisión de Solidaridad Y Defensa de Derechos Humanos, Comunicación e Información de la Mujer, Asociación de Familiares de Desaparecidos-Detenidos en Mexico, Frente Civico Sinaloense, Centro Nacional de Comunicación Social, Centro de Apoyo al Migrante, 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 Red Nacional de Comunicadores Civiles/Censos 和 Red de Protección a

Periodistas Y Mediós de Comunicación 代表提供的关于墨西哥记者情况的资料。在墨西哥城，她还同一些妇女组织进行了讨论，特别是讨论关于华雷斯城的事件。

7. 7月16日至19日，特别报告员前往格雷罗州。在州府奇尔潘辛戈，他会见了地方当局官员，包括州长和州检察官。她还在奇尔潘辛戈会见了格雷罗人权委员会和全国土著协会的代表，并且会见了一些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代表，例如，Red Nacional de Prganismos Civiles de Derechos Humanos “Todos los Derechos para Todos”，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de la Montaña “Tlachinollan”和 the Southern Sierra Peasant Organization。在奇尔潘辛戈，她还有机会听取所称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的见证人提供的许多证词。在格雷罗，特别报告员访问了设在阿卡普尔科的社会重新融合中心(Centro de Readaptació Social)，她在那里会见了一些犯人，包括由于卷入 Aguas Blancas 事件而正在服刑的原警官和由于涉及在 El Charco 的军队行动而被监禁的平民。

8. 7月20日至22日，特别报告员访问了恰帕斯州。在州府图斯拉古铁雷斯，她同州长、内务秘书、检察长和人权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在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她会见了市长、市议会代表、Chenalhó 市长和 Acteal 案件特别检察官。她还广泛听取了下列非政府组织的简要情况介绍：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Fray Pedro Lorenzo de la Nada, Centro de Derechos Humanos Fray Matias de Córdoba, Comisión Mexicana de Defensa y Promoción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和 the Confraternice society。在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她听取了据称目击包括法外处决在内的侵犯人权行为的个人提供的证词。她同主持全国调停委员会的 Samuel Ruiz 主教举行了一次短暂的会议。在恰帕斯，她有机会访问了 Chenalhó 市 Acteal 村，在那里听取了 1997 年 12 月屠杀事件幸存者的证词。在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她还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了讨论。

9. 特别报告员于 7 月 23 日即将结束访问时前往奇瓦瓦州华雷斯城，在那里会见了检察厅官员，包括负责审理华雷斯城谋杀案的特别检察官。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搜集关于过去 6 年里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枪杀年轻妇女案件的资料，在华雷斯城，她还会见了工会代表和当地企业界的成员。

二、一般意见

10. 特别报告员承认墨西哥政府在进行完善治理方面遇到的困难。这个联邦国家由 31 个州和一个联邦区组成。墨西哥的文化丰富多样，拥有 800 多万土著人口，其中多数集中在恰帕斯、瓦哈卡、维拉克鲁斯和尤卡坦等南部各州。该国的语言有 59 种以上。基本上属欠发达地区的南部各州与沿着美利坚合众国边境的工业化城市中心和发展中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别很大。最近几年里，这种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的现象导致了迅猛的城市化。据估计，现在全部人口的 60% 至 70% 居住在城市地区。武装团体的出现是又一个难题。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情况的复杂化，但政府保护本国公民生命的责任不能因此而减少。应该注意，《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强调，即使在“战争或以战争相威胁状态、内部政治不稳定或任何其他公共紧急情况下”也应绝对尊重生命权。

11. 近期以来，墨西哥的局势混乱，出现了暴力和侵犯人权现象，包括法外处决。这种遗留下来的问题基本上决定了当今人权辩论的形态并也决定了该国正面临的挑战。该国正在经历一个复杂的经济和政治转变的过程。同时，它正在努力设法在国际上重申其立场，特别是在经济一体化和合作方面的立场。最近几十年里，历届政府发起了范围广泛的政治和司法改革。其中一些改革的直接目标是解决紧迫的人权问题，包括侵犯生命权问题。尽管该国进行了努力和作出了承诺，但人权情况仍然是引起国内和国际关注的一个根源。据有些观察人士说，过去这些主动行动是针对特别严重和广为报道的事件采取的，有时是为了维护该国的国际形象，而不是真正地解决问题的根源。

12. 在同特别报告员进行的讨论中，政府官员、个人和非政府组织成员普遍同意，从联邦到市各级的一些政府行为者正逐步改变态度，现在较倾向于改进公共机关和机构的总体人权成绩。在这一方面，特别报告员特别注意到埃内斯托·塞迪略·庞塞·德莱昂总统的公开声明，他承认，确实存在人权问题，并重申他决心完全根除逍遥法外现象，并改革法律体系，使法外处决现象绝无发生的可能。

13. 特别报告员交谈过的每一位政府官员和公务员都表现出这种决心和承诺。然而，尽管有些官员和机构确实发起了变革，但另一些人仍然满足于停留在词藻上，将缺乏进展归咎于过去的政治氛围遗留下来的问题。尽管政府官员的承诺参差不齐，但包括反对党成员、非政府组织、新闻工作者和过去暴行的受害者或其亲属在

内的多数交谈者都承认，在过去几年里，大规模法外处决的发生率已经降低，民主进程正朝着积极的方向缓慢地前进。特别报告员感到鼓舞的是，民间社会积极参与提请公众注意人权问题。墨西哥民间社会最令人鼓舞的方面是，公众开始了解情况，并决心坚持要求更加尊重人权。

14. 所有各级政府都不乏以具体的努力争取消除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做法的实例，尽管有时有些勉强。特别报告员特别欣慰地获悉，格雷罗州新政府决定放弃由来已久的由政府任命州检察长的做法，而是提交议会作出这一决定。格雷罗州长在同特别报告员讨论时承认，对于具有政治或社会地位的人来说，仍然存在逍遥法外的现象，但他强调，他决心通过加强司法裁判和提高公众对人权的认识来克服这一问题。特别报告员还同格雷罗检察长进行了一次非常建设性的会见，会上对特别报告员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最近一份报告(E/CN.4/1999/39/Add.1)中提出的几起案件作出了答复。检察厅还让特别报告员见到了上述报告中称为失踪的三人。

15. 联邦政府在最近几年里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政府指出，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加强法制和民主化进程。这些行动包括：

- (a) 发起广泛的选举改革；
- (b) 扩大普通法院的管辖权，使之能够审理与选举有关的申诉；
- (c) 进行墨西哥城市长的选举；
- (d) 提出立法，改进检察厅的成绩和责任心；
- (e) 进行司法改革，改进联邦法院的管理；
- (f) 改善检察官和法官的工作条件，包括采用现代技术和增设法院；
- (g) 改革刑事司法系统，控制有组织的犯罪；
- (h) 赋予最高法院进行某些领域的司法复查的管辖权；
- (i) 1998年加强了《联邦防止和惩处酷刑法》；
- (j) 设立联邦全国人权委员会(CNDH)和州一级的类似委员会；
- (k) 对武装部队成员、警察和一些州检察厅的官员进行人权培训；以及
- (l) 主动提议与武装反对派团体进行和解。

特别报告员欢迎这些主动行动，并期待这些行动在避免进一步的法外处决并将这些行为的肇事者绳之以法方面产生切实的效果。

16. 特别报告员欢迎继续进行改革进程。同时，她了解到，许多方面的情况仍然不尽人意，特别是在加强州和地方各级机制方面的情况。墨西哥当局为了解决该国的人权情况而采取的初步步骤和作出的承诺表明，政府的政治意愿是真正变革的先决条件。然而，有些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成员无法轻易从表面上相信政府关于迅速和真正的改革的公开承诺。他们担心，今后法外处决和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动将会被更仔细地掩饰起来，以防暴露警察或军方的直接或间接参与。

17. 许多谈话人担心，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人们对 2000 年大选之前的竞选期感到失望，加上具有各种政治倾向的武装团体的存在，可能会在今后几个月里导致动乱和暴力。在上次选举期间，紧张局势引发了暴力事件，而且有人指控发生了法外处决事件。代表 PRD(民主革命党)的反对派成员和另一些人希望在 2000 年总统和议会选举期间派驻国际人员，以遏制预料中的暴力行为。墨西哥的选举筹备工作正在进行，特别报告员高兴地注意到，人权问题，特别是侵犯人权者和其他重要的非正义行为者逍遥法外的问题已经成为公开辩论的中心议题。特别报告员认为，旨在选举前缓和紧张局势防止暴力的主动行动可有助于在政治上僵持不下或陷入武装冲突的各团体之间重建信任。

三. 生命权：调查结果和关注

A. 一般背景

18.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期间收到的多数资料着重涉及在恰帕斯州 Acteal 和 El Bosque 以及格雷罗州 Aguas Blancas 和 El Charco 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是与这两个州日益加剧的政治紧张局势和武装反对派团体的出现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尽管这些运动以激进的手段追求其目标，而根源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不满，但它们并没有要求分裂。相反，它们关注的是增加地方自主权和土著居民的经济权利。

19. 1994 年 1 月 1 日，恰帕斯州长期的政治紧张局势演变成一场危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jército Zapat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EZLN)对联邦政府发起了一场短暂的武装反叛，抗议所称军队和警察的镇压行动并要求增加自主权、经济权利和对土著社区的尊重。12 天之后，宣布了停火。政府同 EZLN 谈判以后，最终于 1996 年 2 月 16 日签署了 San Andrés Larráinzar 协定，对扩大地方自治和保护当地土

著社区规定了框架。然而，尽管这些协定形式上仍然有效，但没有付诸实施。特别报告员被告知，政府担心执行这些协定会剥夺土著社区中处境不利群体的个人权利，只对土著人口的集体权利有利。政府部队和 EZLN 现在保持一种不战不和的紧张局面，偶尔发生激烈的遭遇战。自从 1996 年以来，EZLN 及其同情者宣布在恰帕斯州成立 38 个“自治市”。政府没有承认这些社区，至今其中 4 个社区已经被联邦当局解散。EZLN 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分化了当地居民，导致形成往往被称为“准军事团体”的武装团体。

20. Acteal 的悲惨事件是在长期争端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种争端往往是为了争夺土地所有权，几十年来分化了当地土著社区。政府与反对派团体，特别是与 EZLN 的对抗引起的恰帕斯州的宗教和政治紧张局势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化。在过去五年里，执政的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PRI)的支持者与 EZLN 的同情者之间的冲突使许多人成了牺牲品。这种政治对抗的结果是挑动地方社区相互争斗，因此土著居民付出了人身伤害的沉重代价，而且不断受到一再发生的暴力的威胁。

21. 在格雷罗，有组织的农民团体不时同政府发生对抗。政府认为，其中一些团体是武装的好斗团体，而另一些团体则与这些好斗的武装团体有联系。南部山脉农民组织(Organización Campesina de la Sierra del Sur, OCSS)是 Tepetitla 镇的一批当地农民于 1994 年 1 月建立的，目的是保护当时由于农产品价格连续下降而特别受到威胁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该组织代表格雷罗 Costa Grande 地区几千名农民。该组织提出的一些关键要求包括，政府在改进道路和供水等基础设施方面提供援助，而且警察和军队应停止据称针对农村居民的暴力和恐吓。政府当局指责 OCSS 与武装反对派团体——人民革命军(Ejército Popular Revolucionario, EPR)有密切的联系，而后者是在 Aguas Blancas 屠杀事件以后一年于 1996 年第一次公开出现的。政府部队继续与 EPR 及从中分裂出的团体 ERPI(Ejército Revolucionario del Pueblo Insurgente)发生零星的小规模冲突。政府将这些团体视为恐怖主义运动，不愿意为了缓和局势而与之进行谈判。EPR/ERPI 的出现和政府反叛乱行动导致了该地区的军事化和暴力的加剧，而这种加剧反过来又在人权方面对当地居民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22. 除了与在恰帕斯和格雷罗发生的武装对抗有关的事件以外，特别报告员还被提请注意一些主要涉及警察滥用权力和军队过分或任意使用武力的其他案件。所收到的有些报告指出，执法机构的一些人员中间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暴力风气，他们继续严重侵犯人权而逍遥法外。据报告，墨西哥警察和军方在反对犯罪的行动中有时过分或滥用武力，有时造成了无辜平民的死亡。在同特别报告员进行讨论时，墨西哥当局详细解释了其旨在制止往往与使用和贩卖麻醉品有关的犯罪率上升的计划和主动行动。特别报告员完全意识到有必要制止犯罪以及政府在这一方面面临的挑战，但她表示关注的是，有些措施，特别是指派军队人员履行执法职责，可能会损害墨西哥总体上的法治及对人权的享受。

23. 以下几段中讨论的事件和案件尽管在背景和地理位置方面有其特定性，但说明了影响到该国及其全体人民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侵犯人权者逍遥法外、司法系统效率普遍低下和国家机构的工作缺乏透明度。如果墨西哥当局要使人们相信其关于打破长期以来损害该国人权历史的暴力和法不治罪的恶性循环的公开承诺，墨西哥当局就必须作为紧急事项解决这些关键问题。

B. 1997年12月22日，恰帕斯州，Acteal

24. 据报告，Acteal 村受到袭击之前已受到了威胁，据悉村里有些居民同情 EZLN。应该指出，在屠杀之前的几周里，PRI 领导的 Chenalhó 市议会成员、代表“Polhó 自治市议会”的 EZLN 同情者以及 1992 年作为非营利性组织建立和注册的社团“Las Abejas”（“蜜蜂”）正在进行对话，目的是解决该地区正在加剧的政治和社区间问题。这些谈判——所谓的 Las Limas 会谈，于 1997 年 12 月 17 日突然中断，因为当时 PRI 的一位土著成员 Agustín Vázquez Secum 在据认为是 EZLN 同情者的一个武装团体在 Quextic 村的一场伏击中被杀害。这一事件是 EZLN 当地成员与政府支持者在 Acteal 屠杀之前几个月里的一系列冲突的顶点。到 1997 年 12 月中为止，据报告，大约 25 人由于这种暴力而丧生。

25. 1997 年 12 月 22 日，一批大约 60 至 80 人的武装人员袭击了 Acteal 村。据报告，上午 11 时左右，人们听到了第一阵枪响，当时多数村民聚集在村教堂里，祈求得到帮助和保护，使他们免遭预料会发生的袭击。特别报告员所收到的报告和亲耳听取的见证人的证词表明，许多受害者在躲避袭击者时被枪杀。另一些人在一

条沟里躺下躲避时有人在近距离枪杀。据报告，枪杀一直持续到下午 6 点至 7 点袭击者撤离该村时为止。在这场屠杀中，45 名没有武器的平民——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丧生，还有 25 人受伤。所有这些受害人都属于“Las Abejas”社团。

26. 7 月 21 日，特别报告员访问了 Acteal，她视察了屠杀现场，会见了“Las Abejas”社团的代表并听取了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证词。她感谢 Acteal 的居民予以合作并使她有机会熟悉该村及其周围情况。

27. 看来，包括警察在内的该州当局尽管毫无疑问地意识到 Chenalhó 地区正在加剧的紧张局势和不满情绪，但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来预先制止进一步的暴力。非政府人士的报告指称，政府官员，包括恰帕斯内务秘书在内，已经获悉即将发生屠杀事件，但未能采取行动。据报告，屠杀发生时，最靠近的警察巡逻队就驻扎在仅仅离现场 200 米远的地方，但没有出面干预。另据报告，当地警察严重破坏了屠杀现场，据称他们甚至试图在正式调查开始之前转移一些尸体。

28. CNDH 根据其对 Acteal 事件的调查于 1998 年 1 月 8 日向恰帕斯州州长和联邦总检察长提出了第 01/98 号建议，其中指出了州当局的一系列不作为和不正当行为，而该委员会认为这种行为相当于侵犯人权。CNDH 报告说，恰帕斯州内务秘书和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主教管区全国调解委员会执行秘书在上午 11 时左右获悉，Acteal 发生了枪杀事件。据联邦总检察厅(Procuraduría General de la República, PGR)公布的白皮书称，公安官员在下午 6 时至 7 时之间前往现场，并报告说，当时仍然可以听到枪声。除了其他事项以外，该委员会建议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以便确定 15 名已被查明身份的与这些不正当行为有关的公务员的责任，包括州检察长、内务秘书和一些高级警官等高级公务员。它还建议，被点名的一些官员应该辞职。CNDH 还建议审查州检察厅采用的程序，并修订和加强对该厅的官员和州警察的训练。CNDH 还建议州政府向死者亲属和受伤者赔偿损失。应该指出，在 CNDH 的建议公布的当日，恰帕斯州长和 CNDH 指认与 Acteal 案有关的所有官员都辞了职。

29. 报刊上广泛报道了 Acteal 屠杀事件，墨西哥总统于 12 月 23 日及时责成联邦总检察厅考虑将对 Acteal 案件的管辖权转交联邦一级。总检察厅同意移交案件，因为它认为，该事件涉及到既属于当地管辖权又属于联邦管辖权的罪行，当天，总检察厅派遣一拉助理检察长带着一批调查员和联邦司法警官前往恰帕斯，开始调查该事件。

30. 1998年4月1日，联邦总检察厅设立了一个特别检察处，调查在恰帕州 Chenalhó 市犯下的罪行。在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市，特别报告员会见了特别检察官，该检察官向她广泛地介绍了调查的现况。1998年12月，特别检察处公布了关于 Acteal 案的白皮书，提出了正式调查结果并叙述了政府当局为调查该案件而采取的步骤。总检察厅在该文件中解释说，Acteal 屠杀案是当地土著社区之间长期没有解决的冲突的顶点，并得出结论说，政府当局助长了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和不安全，因为它未能采取适当的行动对1997年12月22日发生事件之前在该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犯罪进行调查。Acteal 屠杀案发生之后，总检察厅接过了对1997年12月22日之前该地区发生的34起杀人、殴打和非法持有武器罪行案件的管辖权。总检察厅发现，在其中几起主要涉及 EZLN 和亲政府人员的案件中，诉讼程序被严重拖延，可视为妨碍了司法裁判。此后已经对被认为应对这些不作为负责的政府官员提起了诉讼。

31. 除了明显的不作为或玩忽职守的行为以外，调查结果还表明，州警察成员曾参与向屠杀凶犯提供武器和运输。总检察厅还发现，驻扎在该地区的警官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 Acteal 居民的生命。14名警官由于涉嫌卷入这种活动而被捕。第一批20名涉嫌参与屠杀的平民在被见证人辨认出以后被警察逮捕。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情况，警察随后查明并逮捕了其余嫌疑人。

32. 7月20日，特别报告员访问了设在图斯特拉克铁雷斯的 Cero Hueco 监狱，因该事件而被捕的人多半关押在那里。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这次访问选择的时机不当，因为就在一天以前，有些被告被判处3年9个月至35年的监禁。CNDH 在其关于该案件的建议中点名的州一级高级官员中没有人被判定有罪。根据 Cero Hueco 监狱提供的统计数据看，目前总共有101人由于与 Acteal 屠杀案有关而被关押。其中67名平民和8名原警官仍然在接受调查或等待判决。被关押的还有前 Chenalhó 市长 Jacinto Arias Cruz，他是由于向罪犯分发武器而于1999年9月被判处35年监禁的。尽管特别报告员要求会见所有由于 Acteal 屠杀案而被监禁的人，但没有见到 Cruz 市长。

33. 与特别报告员交谈过的许多人，包括被定罪的原警官，抱怨说，他们认为应对屠杀当天当局的行为和不作为负最终责任而且在上述 CNDH 建议中被点名的高级警官和官员没有受到依法处理。有人还对屠杀案发生之后进行的逮捕提出了一

些问题，许多人对是否所有被拘留的平民都是屠杀案的实际肇事者表示怀疑。有人指称，许多被捕者是警察随意认定关押的。在有些情况下，这些人看来是按照警察的要求来到图斯特拉克铁雷斯进行未详细说明了“谈话”，一到达就遭到逮捕。负责审理 Acteal 案的特别检察官解释说，之所以采取这种办法，是因为没有其他方法找出嫌疑人由屠杀案的幸存者加以辨认。

34. 有人表示关注：有些人被捕仅仅是因为怀有敌意的邻居或政敌出于报仇或报复而被点出的。为此，应该指出，联邦总检察长告诉特别报告员，当局曾在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并确定身份之后向 Chenalhó 市 Cruz 市长寻求帮助，以核实这些嫌疑人的身份。市长本人也于 1997 年 12 月 27 日被指控。据幸存者证实，真正应对此负责的正是这些被判有罪的人。关注此案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对此深信不疑。他们的确认为墨西哥的法律体制存在严重缺陷，但却看来不愿去置疑在 Acteal 屠杀中被逮捕和判罪的人是否一律真正对此罪行负有责任。Chenalhó 现任市长在与特别报告员的讨论中对被押者身份表示怀疑并深感整个案件应该重新调查。他深为担忧的是，谈判可能会引发报复，造成另一场暴力浪潮，特别是因为被判罪者与受害者分属两个有宿仇的宗教派系。

35. 人们广泛关注的是这次判决并不能终止暴力事件，因为并没有触及到根本原因。首先，正如全国人权委员会在 1998 年 1 月 8 日第 1/98 号建议中明确提到的，非政府高级官员对此事件没有采取适当行为，其作用和应承担的责任并没有受到充分调查。第二，准军事武装团体仍在恣意行事，威胁着土著人民的生命。最后一点，应该采取充分措施激起民众对司法体制的信心。在这次访问中，特别报告员有机会同恰帕斯州高等法院首席法官讨论了关于保释的法律规定。他指出，司法部门完全信任检察官在指控有罪的人时所作的判断，因此保释的规定没有现实意义。

36. 尽管特别报告员承认总检察长面临的压力，即，一方面是调查迟误，另一方面是关于定罪的要求经常不断，但她不得不指出逮捕和调查程序极不规范，在验明身份方面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很大，这是不能接受的。由当局、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提供的消息并不能使特别报告员相信针对 Acteal 事件进行的调查和审判完全具有公正性。官方记录已证实州警察人员参与帮助凶手获取火器并暗中运送这批武器。但是，这项调查并没有令人满意地查清为何警方的整个指挥结构竟然没有在事件当

天干预并阻止屠杀，也没有采取措施对付在事发前几个月当地激剧恶化的治安状况。

37. 特别报告员所关注的是：上面提到的缺陷和不规范可能造成谈判和有选择地对某些人不治罪，特别是在确认真凶以及追究当权者和指挥者责任方面。当地居民对官方调查这起案件的独立性和透明度所表示的深深怀疑显示出当地人民对州政府当局的总的不信任。这反过来又将导致更多的紧张、失望甚至最终导致报复，在为伸张正义而设立的官方体制被认为是无能为力之时，民间就会将上述方式误认为是匡扶正义。

C. 1998年6月10日，恰帕斯州，El Bosque

38. 恰帕斯州 El Bosque 市发生的杀死 8 名平民、2 名警察的事件与 1998 年 6 月 10 日治安部队采取行动逮捕分属 Nischtatalucum、Alvaro Obregon、Tierra Tzotzil、Chavajeval 以及 Unión Progreso 社区的一些人员有关。治安部队的逮捕令和搜查证是由州司法机构颁发的，所涉刑事案件的编号分别为 13/998、50/998 以及 59/998。

39. 按照政府的说法，这次行动得到了具有“保护职能”的军队部门的支持，因为政府军担心在执行逮捕令时会遭到当地社区的武装抵抗。政府军在向 Unión Progreso 和 Chavajeval 行进的途中遭到了袭击，结果造成 2 名警察和 8 名平民被杀。53 名据称是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人被捕。其中 27 名被送交有关法律机构，5 名被扣押在青少年犯罪监护机构，其余的被释放。

40. 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则称这次行动只是当局一次更大战役的一个部分而已，当局发动战役的目的是想解除由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成员及其追随者在该地区设立的所谓“自治市”逮捕令只不过是在 El Bosque 采取行动的一个借口。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还称，El Bosque 行动是 1998 年上半年进行的一系列类似行动中的第四次；据报道这一年年初政府军针对 Taniperla、Amparo Ocosingo 和 Nicolás Ruiz 社区已采取过行动。来自非政府的消息声称，在冲突中 11 名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战士被打死，至少 15 名受伤。更有消息说有老年人因这一事件被警察逮捕并受到虐待。还有报道说房屋被洗劫，有关社区的供水也被切断。几天之后，8 具尸体被运回了 Unión Progreso。目击者的证词显示，其中 6 名是在关押中被杀。另一些目击

者详细谈到这次行动动用了直升机。被逮捕的人中有 2 名当时并不在现场，这一点后来得到了全国人权委员会的证实。

41. 1998 年 10 月 14 日全国人权委员会发表了关于 El Bosque、Chavajeval 和 Unión Progreso 事件的报告(74/98)。在这份文件中，全国人权委员会提到了官方调查 El Bosque 事件时程序的不规范性。委员会的结论是：有 5 人是在没有逮捕证情况下被捕的，他们并不是被当场捉住，而且在逮捕时并没有任何特别紧急情况。委员会的结论还指出，执法人员的行为侵犯了人权并违反了墨西哥法律和国际文书，对受害者造成了伤害。然而，委员会并没有建议起诉对枪杀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警察或武装部队人员。

42. 1998 年 6 月 12 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表了一项声明，对恰帕斯州的人权状况表示极其关注。她呼吁政府紧急设法寻求途径恢复与恰帕斯州各社区的对话。高级专员还指出，减少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是恢复信心重要的第一步，只有这样才能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43. 特别报告员从所有消息来源得知，根据逮捕令被拘捕的人中没有一个人以前进过监狱或因任何罪行被判罪。因而紧急拘捕这些人的必要性看来被过高估计了，行动的规模也难以证明是正当的：这自然使人相信非政府来源的报告，表明政府在进行这次行动时其隐含动机涉及到据称是解散恰帕斯州的“自治市”的行动。当局请求军方提供包括直升机在内的援助似乎表明了当局在计划这次行动时已预料到会遭到顽强抵抗。但是，看来警察和军队在执行这次行动时过度使用了武力，而且并没有就对该行动所致法外杀害提出的严重指控进行调查。

44. 武装部队成员侵犯人权的行为得到了调查并由军事法庭进行了审判，其程序以军事法典的规定为准。所有军事法庭的成员都是由执行官任命的现役军官。个人原告不能对武装部队成员提出刑事诉讼。只有国防部才有权向军事法庭起诉武装部队成员。军事法庭无须遵循司法独立性的基本原则。军事司法制度有其任意性，因而造成审判不公。就 El Bosque 事件来看，国防部没有打算起诉任何人。军事检察长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关于起诉武装部队成员的情况。但这份材料并没有透露被告的总人数以及他们违犯了哪些条款。根据所获的信息，有 77 人因涉嫌毒品罪受审，40 人被控犯有杀人罪，27 人被控犯有屠杀罪，46 人犯有暴力罪，68 人滥用武

力，20人犯有故意伤害罪，15人犯有无意伤害罪，31人犯有酷刑罪。该材料最后有一项注释说明其中一些被告犯有不止一项罪行。

D. 1995年6月28日，格雷罗州，Aguas Blancas

45. 1995年6月28日上午约10点30分，两辆载有当地农民(其中大多为南部山脉农民组织成员)的车辆行进到格雷罗州 Aguas Blancas 附近公路拐弯处时被拦在了州摩托化警察队设置的路障前。这两辆车是开往 Atoyac de Alvarez 的，南部山脉农民组织正计划在该地举行政治示威游行，抗议一名成员的“失踪”。这两辆车均为大型卡车，上面除了南部山脉农民组织成员外，还载有前往城镇集市的当地农民。第一辆车被警察拦下，命令乘客们下车、趴在地上。载有约40名乘客的第二辆车大约10分钟以后开到。车刚停下就听到了枪声，警察立刻向这辆车开火，使用的武器包括自动步枪，17名平民被打死，20多人受伤。2名警官受了轻伤，受的伤都不是由火器造成的。

46. 该事件发生不久政府就立即宣称这是一场双方交火，起因是由农民首先开火造成的。根据政府的消息，设置路障是常规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检查来往车辆是否藏有武器。这起屠杀发生不久，格雷罗州州长 Rubén Figueroa Alcocer 向媒介散发了一份有关这起事件的录像拷贝，显然是想澄清这一事件。录像特别显示了被杀者的尸体，手中都拿着武器。后来人们对该录像的价值以及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因为据报道该录像在散发前经过了大量剪辑。

47.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枪声停止后，警察让幸存者从卡车上下来各自回家。据说当他们离开现场时听到了零星的枪声。有一位留在现场的农民据说亲眼目睹了警察向一位受伤农民的头部开了枪。据全国人权委员会在关于这起事件的报告中所引用的法庭报告显示，有3名受害者头部中弹，射程不足1米。有消息来源称，警察在封锁现场之后把枪放在了袭击中被杀者的手中，使整个事件看上去是一场武装对抗。

48. 对 Aguas Blancas 屠杀案的调查是由州检察厅负责进行的，因为联邦总检察长认为这起罪行不属于联邦司法管辖权之内因而不能由他负责调查。1995年7月4日，Tabares 初审庭向10名在 Aguas Blancas 事件中被控犯有杀人罪和滥用职权罪的前警官下达了逮捕令。

49. 在这起屠杀发生后，反对党民主革命党以及非政府人权组织的代表立即呼吁全国人权委员会对这起案件进行调查。全国人权委员会于 1995 年 8 月发表了一份报告(104/95)，确定了格雷罗州当局在调查这起案件时的一系列不规范行为。根据全国人权委员会的结论，当局没有访问屠杀目击者，也没有对参与这次行动的警官进行适当的审问。全国人权委员会还进一步发现该案件的法医报告不完整、有漏洞、错误百出。对受害者尸体的编号也显然被进行调查的警察作了改动。委员会指出，州检察院没有向该委员会提供在犯罪现场拍摄的重要照片。最后，全国人权委员会发现受到调查人员传问的警察被唆使在描述该事件时故意误导。全国人权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议应该就 21 名警官和政府官员在 Aguas Blancas 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调查，其中 8 人应该被撤职。全国人权委员会还建议任命一位特别检察官。当时全国人权委员会还不知晓本事件未经剪辑的录像带(见下)，因而并没强调有必要调查州政府的高级官员。

50. 根据全国人权委员会的建议，州检察院于 1995 年 8 月 29 日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 Aguas Blancas 事件。调查的结果导致 28 名警察和 12 名州政府官员撤职后被捕。1997 年 7 月 11 日，他们分别被判处 26 年零 6 个月至 8 个月不等的徒刑。后来他们都得到减刑，随后，除 15 名警察以外的其他人在获得保护令之后都被释放。目前有 13 名前警察在位于 Acapulco 的社会再改造中心服刑，另有 2 名关押在奇尔潘辛戈的监狱里。

51. 尽管参与 Aguas Blancas 行动的一些警察确已受到法办，但人权律师、非政府组织以及一些反对派政治家都指称州政府一直不愿意追究包括州长在内的州政府高级官员的责任。特别报告员在 Acapulco 的监狱与被判刑的前警察交谈时，他们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1996 年 2 月，特别检察官向格雷罗州议会常设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的结论是，他的调查组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应追究包括州长在内的几位被指名的州高级官员在 Aguas Blancas 案件中应负的刑事责任。他进一步指出，他负责的调查组与全国人权委员会所持意见完全一致：即雷罗州州长和州政府秘书长并没有卷入这起屠杀中，因此对这些人不会提出刑事诉讼。2 月 28 日，全国人权委员会公开否认它曾建议对这两位官员免于起诉。

52. 早些时候，即 1996 年 2 月 25 日，一盘据说是未经剪辑的关于这次屠杀的录像带在国家电视台播出。该片显示出卡车里的农民根本没有抵抗警察，他们并没

有武器，给人总的印象是警察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行动，而不是据他们所称是在遭到袭击后只能拼死还击。除了这盘录像带，特别报务员在墨西哥还看到了一部反映 *Aguas Blancas* 一案中责任人逍遥法外情况的纪录片。特别报告员得知这部记录片由于涉及高级政府官员逍遥法外这一敏感问题因而并没有在电视上播出。

53. 由于电视播出后公众的强烈呼吁，1996年3月4日，墨西哥总统责成最高法院根据墨西哥合众国政治宪法第97条就 *Aguas Blancas* 一案进行调查。在调查的最初阶段，最高法院原曾决定对这案件不行使管辖权。最高法院已经有50多年没有根据第97条承担管辖权了。第97条规定最高法院的作用只是发布公告，它的调查结论是没有效力的。最高法院调查的结论是：*Aguas Blancas* 事件严重侵犯了人权，并认定格雷罗州州长以及其他7名高级官员负有责任。结论的复印件分别递给了共和国总统、墨西哥国会、联邦总检察长、格雷罗州州长，格雷罗州议会以及格雷罗州高等法院。但是，最高法院并没有确定这些官员的刑事责任，因为根据政治宪法第97条最高法院只能对审议的事项提出调查结论。

54. 最高法院调查之后，再也没有针对 *Aguas Blancas* 屠杀作任何新的调查。格雷罗州总检察长早就宣布他无力接手这一案子。他坚持认为由于使用的武器是限于墨西哥武装部队的，因此根据国内法这个案子属于联邦范畴。现任联邦总检察长在 *Aguas Blancas* 事件发生时是全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席。他告诉特别报告员，这起罪行应该属于州管辖权范围内。尽管 *Aguas Blancas* 屠杀中使用的大口径武器的确只限于墨西哥武装部队使用，但警方拥有集体执照，可以在执行公务时携带这些武器，因此这并不违犯联邦法律。联邦总检察长的推论并不能使特别报告员信服。全国人权委员会按照建立该委员会所依照的法律(即《人权法》)第60条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这一条规定似乎与《联邦总检察长基本法》第14条相符。第14条授予总检察长权力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并起诉那些因其重要性、所涉利益或特点而值得如此处理的具体案件。

55. 最高法院的调查结束以后，格雷罗州众议院和州议会以及州总检察长作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州长在这一案件中负有刑事或政治责任。1996年3月 Figueroa 先生自请解除职务，以利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1997年7月30日，全国人权委员会主席请求重新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但至今仍未进行。

56. 1998年2月18日美洲人权委员会就 Aguas Blancas 案件发表了一份编号为 49/97 的报告。该委员会根据收到的信息作出结论：Aguas Blancas 事件是由警察引发的。该报告指出，尽管在调查这起罪行以及法办对该事件负责的人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但涉及格雷罗州政府高级当权人物的进展则不够，而他们“根据事实推断显然”应负责任。该委员会注意到最高法院就前州长以及其他几位被指名的州政府高级官员应负责任所作的决定并且注意到州检察长拒绝采取行动。另外，1996年5月30日，联邦议会在对格雷罗州州长的行为进行法律调查之前就已经宣布对他不予起诉，从而事先排除了起诉程序。

57.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在关于这一事件的录像在国家电视台播放以前，尽管全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已确定对这一事件的调查过程存在明显的不规范性，但当局几乎没有显示出有兴趣重新调查 Aguas Blancas 案件。几名警官的被判刑和被关押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制止和防止将来再发生类似悲剧。但是，这个案件显示出在调查的各个阶段都显著缺乏透明度，而那些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仍在活动，未受惩罚，这也应该被看作是更加损害了民众对墨西哥法律和政治体制的普遍信任。允许违反人权的行不受惩罚的法律体制将无法对那些继续通过滥用政府权力剥夺普通人人权(包括其固有的生命权)的人起到威慑作用。

E. 1998年6月7日，格雷罗州，El Charco

58. 根据政府方面提供的消息，在 El Charco 被武装部队士兵打死的人是带有武装的。然而，特别报告员从政府不同消息来源得知的关于 El Charco 事件实际过程的情况却互相矛盾。由目击者、受害者家属以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情况也存在差异。

59. 1998年6月7日，在格雷罗州一个名叫 El Charco 的村“Caritino Maldonado Pérez”学校附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中，墨西哥军队士兵开枪打死 11 人、打伤 5 人。联邦总检察厅和政府的其他代表向特别报告员讲述了 El Charco 行动的大量情况。根据总检察长提供的情况，大约凌晨 1 点至 2 点之间，正在该地区正常巡逻执勤的军队小分队发现一伙据认为是属于“大众革命军”在该校的武装分子。部队小分队包围了学校并要求里面的人投降。里面的人中有一伙一边开枪一边冲出学校，显然是企图突围逃走。军队小分队进行了还击，打死 9 人。在随后的交火中，房屋里有 2

人被打死，1人受伤，其余27人向军队投降。这些人后来被移交给警察拘押。这次行动到早上6时结束。当局在现场找到14支自动步枪，1支手枪和39个子弹夹。

60. 该事件刚发生不久，全国人权委员会立刻派遣一个调查组前往 El Charco。委员会根据其调查结果作出结论：在 El Charco，军队和“大众革命军”分子发生了武装冲突。对被杀者尸体的法医鉴定显示他们是被高射速武器从远距离打中的。全国人权委员会没有找到任何迹象表明这次行动使用了手榴弹或其它爆炸物。委员会还同意检察官的结论，即军队是当场抓住这伙人的，因而无需出示法庭命令或搜查证。但是，全国人权委员会坚持认为尽管这一伙人带有武器，但他们是在睡着的情况下被军队包围的。委员会还向特别报告员出示了一盘据说是在该事件发生24小时后拍摄的录像带，拍有主要嫌疑人之一，一位名叫 Erika Zamora Pardo 的学生接受全国人权委员会调查者采访的画面。Zamora 小姐承认这次军事行动发生时房间里确实有武器。但是她也声称在军队审讯她时曾遭到电击的折磨。她脚上的伤痕清晰可见，但据全国人权委员会说，给她作过检查的医生说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身体上的疤痕以证实她所说的折磨。

61. 特别报告员从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了解到关于 El Charco 事件的大量情况。在奇尔潘辛戈，特别报告员还听到了这次事件幸存者的证词，并且和死难者家属谈过话。特别报告员在访问位于 Acapulco 的社会再改造中心时有机会访问了因 El Charco 事件而仍然关押在该处的6名人员中的一部分，其中包括 Zamora 小姐和另一位名叫 Efren Córtez Chávez 的学生，据他说他也遭到过拷打折磨。他们两人都否认他们这群人在被包围时有任何武装活动。Zamora 小姐坚持说他们当时睡着了，是被军队的行动惊醒的。

62. 据来自非政府方面的消息和目击者说，当时有大约100名当地农民聚集在 El Charco 的学校校舍里开会讨论与农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由于会议结束时天色已晚，约有50名与会者决定留在学校过夜。他们正在睡觉，突然被枪声惊醒。一些目击者说有2人是在被扔进屋里的榴弹炸死的，另有1人被自动武器的火力打伤。另一些目击者否认了这种说法。军队士兵随后命令屋里的人一个一个地出来，对冒险冲出来的人开了枪，那些设法活着出来的人被命令躺在地上，其中许多人受到虐待。目击者还讲述了士兵们即刻处决当时躺在地上的几名平民的情况。目击者中大

多数断然否认在军队进攻时学校里有武器。据死难者家属称，一些被杀的农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农民运动。

63. 特别报告员指出，联邦总检察厅曾主动提出给她提供一盘录像带，据说是在事发现场没收的，上面录有据说是“大众革命军”使用自动武器进行军事训练的情况，直到特别报告员编写这份报告时还没有收到这盘录像带，她十分遗憾在准备这份报告时不能把录像带中的材料考虑在内。令人遗憾的是，当局在这一行动发生后三天之内修复了建筑物的墙和窗户，从而抹去了这一事件的有形痕迹。特别报告员还指出，墨西哥众议院的人权委员会调查了 El Charco 发生的这一事件，作出的结论是：枪击属于屠杀性质，而不是冲突对抗的结果。

64. 特别报告员无法确定关于这次事件的全部事实。特别报告员所听到的所有说法——政府的说法除外——都强烈显示出武装部队使用武力过度。而且看起来这次行动是有计划的，农民团体并不是被当场抓获的。全国人权委员会和目击者所讲述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当局根本无视目击者所称关于武装部队不分青红皂白乱开枪、打死已经投降的人的说法，对这一事件不作严肃调查。特别报告员所听到的证词使她断定当时在学校的人中有一些可能手中的确有武装；但是，这一事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被判定为武装冲突，这一点仍然是不明确的。军方并无伤亡这一事实似乎不能证实政府所称武装冲突这种说法。特别报告员还想强调一点：即使当时的确双方互相交火，但这并不能说明军方就有正当理由侵犯人权，包括据目击者所说的就地枪决。当时学校里面到底有没有武装抵抗也并无多大关系，因为据说是在这群人投降之后才遭到虐待的。特别报告员确信有足够理由对武装部队在这一事件中的法外处决行为进行调查。

F. 其他来文

65. 特别报告员除了了解到有详细材料、已公开的屠杀案例之外，还收到关于涉及据称是法外处决和不受惩罚现象的大量单个案子的情况。其中许多案子至少或多或少与恰帕斯和格雷罗的政治骚乱有关，但也有其它许多案子发生在墨西哥各地。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尽管法外处决和不受惩罚问题可能在格雷罗州和恰帕斯州更为普遍，但看来几乎在全国各个地方都存在。

66. 1997年9月8日,在墨西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区,墨西哥城警方的“Zorros”和“Jaguares”小组在执行警察围捕中引发了武装冲突。在枪击中1名警察和1名平民被打死,1名警察和几名平民被打伤。6名青年人在事件现场被捕。其中3人被警察带到 Tlahuac 的一个沙坑后受枪击而死。另外3人被带到位于 Balbuena 的警察局。几天以后在 Cerro del Ajusco 附近发现了这3人的尸体。

67. 针对这一事件,检察官以滥用职权罪对19名下级警官进行刑事指控。墨西哥城人权委员会在对这一案子进行的调查中发现有充分的理由断定这些警官并不是自己主动行事的,而是由警方指挥部的高级成员事先策划并命令执行的,事后他们极力想掩盖这次事件。为此,委员会建议检察官对3名高级警官就这一事件应负责的程度进行调查,这3名高级警官是:“Zorros”小组组长、“Jaguares”小组组长以及墨西哥城摩托化警察队指挥官。1998年6月5日,联邦区高等法院下令以隐瞒情况和包庇罪犯逮捕这3名警官。法院命令拘留“Zorros”小组组长,但却认定没有充足理由对另外2名警官采取行动,因而这2人被释放了。但是,法院确实承认有证据证明这2名指挥官对拘留6名受害者是知情的,后来又重新开始调查,而这2名指挥官已潜逃了。

68. 联邦区人权委员会在追查这起案子以确保依法惩办那些负责策划法外处决的人时所表现出的魄力令特别报告员深受鼓舞。令她遗憾的是,尽管该委员会作出了努力,但那些被告却设法逃走了。非政府组织指出,在许多涉及到头面人物的公开案件中被告都设法逃跑了。

69. 当特别报告员在奇尔潘辛戈时有人向她讲起了 Norberto Flores baños 先生的案子。身为律师的 Flores baños 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权活动家,在格雷罗大学任讲师,1995年5月26日在他的书房被害。这之前他因卷入一场涉及抚养孩子的案子而收到过死亡恐吓。特别报告员希望以这个案子为例说明墨西哥司法制度缺乏透明度,这一点从特别报告员所了解到的许多案子中可以明显看出。特别报告员同律师的遗孀谈过,她说大约早上10时30分,2名据称是州法警的人闯进 Flores baños 先生办公室开枪打死了他。这2名凶手钻进一直等在外面的另一名警察的车里逃走。这3人后来被捕并被判犯有谋杀罪。

70. 在一起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案子中, Flores baños 先生代表 Rosalinda Vargas 女士出庭,与曾同该女士有过关系的 José Rubén Catalàn 先生打官司。Catalàn 先生

当时正担任格雷罗州政府秘书长的职位。特别报告员和 Vargas 女士谈过，她说自从她和 Catalàn 先生打官司以后她曾遭到过恐吓，还有一次被诱拐并受到虐待，她也知道 Flores baños 受到过威胁。最初负责调查这起谋杀案的探长据说告诉过 Flores baños 夫人，Catalàn 先生有很大嫌疑是她丈夫被害的幕后指挥，并告诉 Flores baños 夫人，由于他已经找到 Catalàn 先生与此案有牵连的证据，他担心自己会有生命危险。这种担心被转告给当时的州长。6 个星期之后，据报道该探长在一次车祸中丧生。遇害的探长曾把一份声明制作成录像带，出示了 Catalàn 先生卷入谋害 Flores baños 先生一案的证据。然而，据说对这一案子进行的调查并没有考虑这份材料。接着是关于 Flores baños 先生被害的案例卷宗失踪了 9 天，最后由匿名者投到了 Flores baños 夫人的信箱里。Flores baños 夫人还曾和一位记者谈过。这位记者说，自从他所在的那家报纸公开要求惩办 Catalàn 先生以后，他遇到了许多困难(他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困难)，他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担忧。Flores baños 夫人和这位记者就这一点提请当局注意，但并没有引起当局的关注。这位记者后来也被害，方式与那位负责调查的警官类似。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人因这 2 位的被杀而遭到逮捕。Flores baños 夫人说她现在接到电话恐吓，命令她放弃针对 Catalàn 先生提出的求偿要求。有人向特别报告员进一步指出，Catalàn 先生还被全国人权委员会和最高法院列为对 Aguas Blancas 屠杀负有责任的人之一。他不在因那件案子被法办的人之列。

71. 尽管特别报告员不能对 Flores baños 先生一案的是非曲直进行审查或判断，但她注意到手中得到的材料的确显示出调查过程中的严重违规和疏忽。特别报告员在和格雷罗州现任州长会面时以 Flores baños 先生一案为例表达了她对掌握权力的人广泛能逃避惩罚这种局面的关注。州长对此深有同感，并对过去的做法深表遗憾。他向特别报告员保证，在他的任期内他将确保充分的公正。

G. 非国家行为者

72. 特别报告员收到了若干报告，讲述武装反对派和其它非国家行为者所犯下的包括法外处决在内的侵犯人权事件。这些指控大多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活动有关，另一些则涉及被控诉人称为准军事团体的武装集团。墨西哥宪法允许公民在家中拥有武器用以保护自己、正当防卫，但法律明确禁止或只限于武装部队或国民卫队使用的武器除外。个人拥有武器是受法律控制的。

73. 特别报告员见到了因支持政府或拒绝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合作而被他们杀害的人的家属。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了非政府组织和受害者家属交给她的其它许多报告。人们似乎很害怕、胆怯，不愿意公开谴责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犯下的侵犯人权的事件。特别报告员意识到墨西哥政府在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打交道中处于很微妙的处境。政府的尴尬处境是很明显的：政府已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签订了和平协议，任何违反该协议的举动都可能变成一场严重的武装冲突。但同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面对无辜百姓被杀而不采取行动。由于这一原因，墨西哥政府已急切表示愿意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重新谈判。负责在恰帕斯对话和谈判的协调人对目前的僵局表示忧虑。特别报告员坚信，要想控制住暴力、结束恰帕斯州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当务之急是寻求政治解决和调解。

74. 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其他群体和个人控诉了在恰帕斯活动的他们称之为准军事团体的杀人行为。在过去三年里，越来越多的暴力攻击包括对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成员和支持者的杀害，都是这些武装集团所为。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坚决指称准军事团体与政府有联系。政府否认这一点，并称这些团体是“平民武装团体”。特别报告员请提出这种指控的人提供证明这种联系的证据。任何群体或个人如果希望向她提供与她的职责有关的任何资料，包括关于准军事团体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的资料，她表示愿通过媒介与他们联系。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起初表示有兴趣会见特别报告员，但最终决定改变主意，而是给她发了一封详细的信。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信中表示对联合国不信任。尽管如此，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提供了所称被军队和准军事人员杀害的人员姓名。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指称参与杀害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支持者的人受到政府奖励。令人遗憾的是，特别报告员无法核实这些指控，因为她是在离开恰帕斯之前的几个小时才收到这些资料的。

75. 特别报告员会见了许多个人和民间团体的成员，他们认为准军事人员受到墨西哥军队的培训和赞助。作为证明军队赞助对这些集团的培训的证据，也有人向她提供了军队编写的讲述反叛乱措施的手册。人们指称准军事人员容易接触当地亲政府的政客或地主，因而得到他们的赞助。革命民主党成员也是准军事团体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声称该党 292 名积极分子在 1988 年 7 月和 1995 年 1 月期间被杀害，其中大多数被准军事人员杀害。人们也指出准军事人员拥有大量自动武器，这些武器似乎超出了一般农民的购买能力。Gilberto López Rivas 先生，革命民主党的

一名联邦众议员，最近发表了一份报告，其中他介绍了各种准军事团体并坚持认为这些团体中的许多是在军队在恰帕斯明显活跃活动后出现的。

76. 人们还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政府正提议颁布解除准军事团体的武装的立法。人们担心颁布这样的立法会给那些犯下杀人行为的个人免罪或大赦。提议的立法被视为对准军事人员的又一次妥协。然而，消息来源均不能就政府与准军事团体的联系提供任何实质性或直接证据。

77. 政府知道这些指控并坚决予以否认。政府谴责这些指控是恶意宣传，并确信军队和地方当局都没有赞助准军事团体。政府将上面提到的手册解释为保护地方易受害社区免遭诸如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激进群体之害的简单指示。政府官员指出，由于跨边界贩运武器的活动，在墨西哥购买武器并非难事。他们表示决心根据法律对任何形式的武装集团采取行动。然而，一政府官员承认，政府不太愿意解除恰帕斯武装集团的武装，因为他们得保护自己和他们的支持者，免遭武装精良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之害。

78. 就准军事人员或武装平民群体与当局之间的联系作任何结论都是不恰当的。恰帕斯州政治气氛一触即发。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取得真相；对这方面的任何意见可作任何政治解释。因此特别报告员仅转载了提请她注意的资料。然而，武装准军事团体的存在对平民百姓的生命构成严重威胁、他们的继续存在只能给恰帕斯已经两极化和紧张的局势带来更多的暴力。

H. 人权捍卫者、民间团体和媒介

79. 据报告，墨西哥人权捍卫者和非政府组织成员在过去几年里继续经常受到死亡威胁。在偏远农村地区工作的人权积极分子看来尤其遭到暴力和恐吓行为的侵扰。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墨西哥后又获悉，非政府组织(人权中心)的成员——Miguel Augustín Pro Juárez——遭到死亡威胁。据报告，1999年9月3日该组织收到两封信，其中威胁要杀害该组织的主任Edgar Cortez Morales和法律部门协调员，Digna Ochoa Placido。1999年9月6日，特别报告员与言论和意见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发出共同呼吁，敦促政府调查这些报告并确保有关人员的安全。后来收到的报告称，9月9日和14日该组织又遭到威胁；该组织在墨西哥城的办事处发现了更多的类似性质的信件。1999年9月17日，两名特别报告员再次发出共同呼吁，重申他们关注持

续不断的威胁，并要求政府告诉他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哪些步骤处理他们给政府的第一次呼吁中列举的早些时候报告的死亡威胁。特别报告员特别关注 PRODH 成员最近遭到的死亡威胁并担心 Ochoa 女士的安全。

80. 1999年9月22日，政府对9月6日的共同呼吁作出答复，称政府谴责任何类型的针对民间组织的威胁。政府还说全国人权委员会官员以及公安人员已经与人权中心的代表 Miguel Agustín Pro Juárez 联络，商讨提高他们的安全要采取的措施。

81. 过去也有许多针对墨西哥记者发出的死亡威胁的报告。根据非政府来源的资料，在1997年1月至1998年4月期间，至少有81到84名记者受到死亡威胁，其中4人为未遂谋杀的目标。1997年4名记者被谋杀。同一消息来源称，仅1998年就发生了202起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

82.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墨西哥前，曾向政府发过一些紧急信件，呼吁当局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据报告受到死亡威胁的记者的安全与人格健全。1999年2月15日，特别报告员与意见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为《El Sur》日报的一名记者 Enrique Gutiérrez 发出一份紧急呼吁。据指称他于1999年2月7日在阿卡普尔科报导选举情况时遭到攻击和死亡威胁。据报告该记者受到阿卡普尔市政府一名官员的威胁。与意见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另一份共同呼吁是1999年4月26日为表 Carina Ochoa 女士和《La Guillotina》杂志的其他雇员发出的。据报告他们因从事记者工作而一再受到死亡威胁。

83. 特别报告员在墨西哥城会见了为保护墨西哥记者权利和地位而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她获悉，1998年墨西哥人权学会发起一项特别方案，旨在保护那些在工作中遭受暴力的记者。在该方案主持下，该学会成立了一个保护记者委员会。委员会在1999年发表了第一次报告。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了5个有证据的记者遭到攻击和死亡威胁的案件。

84. 审查的案件包括 Benjamin Flores Gonzales 先生的案件。他是《La Prensa》日报的主任，于1997年7月15日在索诺拉州 San Luis Rio Colorado 被杀害。他在遇害的前一天发表一篇文章，指称监狱允许 Gonzalez Gutierrez 先生享受特权，此人是毒贩。据报告 Flores 先生也帮助了警察辨认并逮捕该罪犯。虽然最终4人因谋杀

杀 Flores 先生而被捕，但消息来源称该谋杀的主谋仍逍遥法外。报道 Gonzalez Gutierrez 先生案件的若干名其他记者似乎也遭到死亡威胁。

I. 华雷斯市的妇女：基于性别的罪行

85. 自 1983 年以来，奇瓦瓦州华雷斯市登记到共 193 起谋杀案，其中多数为青年妇女。被谋杀的女子有的年龄小到仅 15 岁，她们通常在遭到奸污之后被杀害并在许多情况中被肢解。“失踪”的人比遭杀害的人多得多，而且在当局官方数字中根本没有提到。人们特别要求特别报告员注意这些罪行。受害者家庭和全国的几乎每个妇女组织都严重怀疑当局是否真的准备调查这些罪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简报载有政府官员和州检察长的声明，称受害者是“自找被害”的女性。人们指出犯下这一系列罪行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原因一方面是当局不采取行动；另一方面是当局的公开表态使罪魁祸首有恃无恐。人们对当局和警察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提出严重指控。

86. 特别报告员在墨西哥城有机会与女儿受这些罪行之害的若干家庭进行了会谈。他们都认为他们提出的对这些谋杀迅速进行调查的要求被完全置之不理。概述这些案件的报告也指出了警察在调查中的严重缺陷。多数受害者是青年妇女，她们于最近搬到华雷斯市，在靠近美利坚合众国边界的许多装配厂之一工作。另一些人是为赚学费打零工的学生。在向特别报告员详细介绍的许多案件中，当局没有进行调查或草率了事，以漠不关心和傲慢的态度对待受害者家属。有些消息来源认为当局一直积极试图掩盖有些案件。受害者的人格遭到攻击，并被作为谋杀的借口。许多家庭控诉说，当他们亲属的尸体被发现时，他们甚至都没有被告知。他们通常从报刊上获悉尸体被发现的情况并等待多天之后尸体才交给他们。另一些人指控说，警察常常将被肢解和已腐烂的尸体扔在他们的门口，并附上诋毁受害者的言辞。受害者家庭成员和若干妇女非政府组织指称当局是在保护有影响的头面人物。

87. 7 月 23 日特别报告员前往华雷斯市，与州检察厅的官员，包括最近被任命领导调查的特别检察官进行了讨论。他还会见了该市商业界的代表，其中多数是许多受害者工作的装配厂的经理。特别报告员还与工会代表和律师举行了讨论。

88. 特别检察官承认过去可能没有以应有的效率和速度对案件进行调查。然而，特别检察官向特别报告员保证，检察厅新设的小组正努力纠正过去的错误，最

近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该小组从 1998 年 10 月接管调查。她还说，为了帮助受害者家庭已经制订了一个咨询方案。

89. 报告员注意到政府出于性别原因故意不采取行动来护其公民的生命，这在华雷斯市的许多妇女中造成不安全感。同时，政府间接地保证这种罪行的肇事者将不受惩罚。因而，华雷斯市的事件是典型的基于性别的罪行，并因不受惩罚而猖獗。一些政府官员对这些案件表现的傲慢态度和明显的无动于衷给人们造成下列印象：政府对许多罪行故意从不进行调查的唯一原因是受害者“只不过”是没有特别社会地位的青年女子而已，因此被视为可以牺牲掉的人。人们担心由于拖延和不规范状况，大量宝贵时间和信息可能已经失去。另一方面，特别报告员高兴地注意到新任特别检察官显示的活力和现在进行调查的官员的态度的明显变化。为此原因，特别报告员不愿将这些杀害现象严格视作她的职权范围之内的问题，因为她的职权范围要处理的是即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同时，考虑到这些罪行的特别性质，她提请危害妇女暴力问题特别报告员注意这些事件。

J. 侵犯生命权与性取向

90. 特别报告员在提交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报告中对不断有报告称有人纯粹因性取向而被杀害这一情况表示关切。她说，由于属于性少数的人在社会上广泛面临责难的态度，针对他们的暴力行为更有可能在逍遥法外的气候下发生。特别报告员在为她的访问使命作准备时获悉，若干同性恋男子在墨西哥被杀害。据报告，当局处理这些罪行的方式得以让犯罪人逍遥法外。在墨西哥城，一个非政府组织——制止仇恨同性恋犯罪行为公民委员会——就该主题向她作了进一步介绍。

91. 据该组织提供的资料称，在 1995 年 1 月至 1997 年 5 月期间，至少有 125 人因性取向被杀害，其中 120 人是男子。据报告，仅在首都就发生了 65 起此类案件。看起来多数受害者被用极其残暴的方式杀害：他们的尸体被发现时常常一丝不挂，手脚被捆，身上有遭到殴打、被刀刺、被用绳子勒或肢解的表象。当局的歧视态度以及媒介的偏见报道促成了逍遥法外的气氛和对侵害性少数成员的罪行无动于衷的态度，对此人们也表示关注。

92. 特别报告员请当局和联邦区人权委员会注意这些关注。他们声称在调查或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问题上当局不对任何人实行以性取向为理由的歧视。

K. 极刑

93. 虽然墨西哥法律的确有极刑规定，但自 1937 年以来墨西哥没有执行过死刑。根据墨西哥宪法第二十二条，战争期间里通外国、杀害父母、严重杀人罪或谋杀罪、绑架、拦路抢劫、海盗和严重军事犯罪行为等罪行均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同条进一步明确禁止对政治罪使用死刑。据称墨西哥各州的州刑事法典均没有极刑规定，在各州仅军事法律实行极刑。特别报告员在墨西哥期间写信给内务部长，请他澄清他的前任暗示政府正考虑恢复死刑的说法。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对这封信的书面答复。然而，政府官员在与特别报告员的会晤中，否认有任何计划要改变目前有关极刑的政策。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全国人权委员会正考虑对有关极刑的法律规定提出一项修正，“目的是更好地保护人权”。政府还表示有可能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择议定书》，目的旨在废除死刑。

四、结 论

94. 由于政治两极化和暴力行动阻碍了国家进步，墨西哥正经历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亟须采取预防措施，缓解紧张关系，减少暴力，保护受警察、军队、准军事团体和武装反对团体之害的无辜平民的安全和生命。

95. 墨西哥政府有能力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保护墨西哥公民和生活在那里的其他人的生命。政府拥有控制局势的行政机制，也了解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它已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改革法律和司法制度，以便较容易诉诸司法程序，进行选举和其它改革，推进民主进程；设法进行对话和提高经济及政治能力，以加强当地社区的作用。面临的挑战是落实这些政策的决心和诚意。

96. 墨西哥民众大力支持公正的司法，希望结束逍遥法外的一贯做法。墨西哥具有坚韧不拔精神的民间团体是一种十分宝贵的财富。各个阶层都致力于维护人权的标准，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令人深受鼓舞。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民间团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传媒和个人，常常主动地要求主管当局对法外处决行为进行调查和对已经结案的案件重新调查。

97. 政府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6 条所规定的所有人的生命权。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积极的措施不足以改变现状，法外

处决仍在继续、行凶者依然不受惩罚。暴力和枪杀十分普遍，尽管去年明显减少。联邦政府不能躲在“联邦主义”的后面，对有影响的人物给予豁免，如在 *Aguas Blancas* 一案中表现的那样。即使国家立法规定侵犯人权的行为由地区和州一级的当局管辖，但联邦政府也负有司法责任，应该保障国际条约和标准的实施。

98. 司法制度不健全也是侵犯人权现象屡屡发生的一个因素。司法机构对武装部队成员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缺乏管辖权，损害了普通法院的独立性。不妨请法官和律师独立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对墨西哥的司法制度进行一次全面分析。

99. 《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行为原则》第 4 条规定，“通过司法或其它手段对有可能被法外处决、任意处决或即审即决的个人和群体，包括受到暗杀恐吓的人，实行有效的保护。”最高一级的政府在 *Acteal* 事件之前、之中和之后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这一基本原则，对严重的疏忽和渎职行为的责任者没有加以追究。

100.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 3 条规定，“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执行职务所必需的范围。”这条规定在 *El Bosque*, *Aguas Blancas* 和 *El Charco* 的事件中尤其具有实际意义。在这些事件中，有确凿证据证明，政府部队蓄意、有计划地使用了过份的武力，使一些人不经审判而被处决。

101. 联邦和州的检察机关的做法和行为，也不符合联合国第八次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 12 条和第 13 条(b)款所列的原则。第 12 条规定，“检察官应始终一贯迅速而公平地依法行事，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维护人权，从而有助于确保法定诉讼程序和刑事司法系统的职能顺利地运行。”第 13 条(b)款还规定，“检察官在履行其职责时，应保护公众利益，按照客观标准行事，适当考虑到嫌疑犯和受害者的立场，并注意到一切有关的情况，无论是否对嫌疑犯有利或不利。”在 *Aguas Blancas* 的案件中，尽管墨西哥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但也没有重新调查。特别报告员在本报告中提及的其它案件也因缺乏透明度、故意掩盖、有选择地逮捕嫌疑犯和法律机构间的同行压力等因素而影响到调查。由检察官自行酌定是否进行刑事调查，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使侵犯人权的凶手得以不受法律制裁。

102. 墨西哥主管当局不愿意对军队中法外处决和其它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者进行调查。这种惯常的情况在 *El Charco* 的事件中十分明显。普通法院不能审判武

装部队成员侵犯人权的行为，即使受害者是平民。对军事人员的起诉只能由隶属于国防部的军事检察长负责。特别报告员担心，这些情况加上同行的压力和被误解的同事相互忠诚的观念，可能最终损害平民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利益，使他们无法利用各种机会，按照《关于司法机构独立的基本原则》的规定诉诸独立、公正的主管法院审理他们的案件。

103. 人权捍卫者的生命继续受到威胁，表明政府尽管宣称竭尽全力保护他们，但没有采取切实措施，向这些人提供充分的保护，消除对其安全的威胁。特别报告员赞扬非政府组织往往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展活动。她指出，许多这类组织常常在暴力的环境下和严重对立的气氛中工作，有时难以维持中立形象，因此可能无法有效发挥在失去信心的社区中建立信任的作用。

五、建 议

104. 特别报告员促请该国政府继续推进已开始的改革进程。解决暴力的结构性原因，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同时，还需要调整各机构和行政机制的方向，加强它们的作用，使它们能够恪守人权标准。

105. 应鼓励政府利用国际社会对它的支持，主动采取行动，实行注重人权的管理和政治进程。2000年大选前紧张气氛的加剧可能孕育着暴力，如果同意接纳某种合法形式的国际存在，有时可能有助于缓解局势。在这方面，政府应该考虑邀请国际观察员参加2000年的大选。

106. 特别报告员欣喜地看到政府准备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等政治武装团体恢复对话，并考虑给予土著民族居住区更多的自治权，以结束紧张状态。政府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办法，打破与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对话的僵局，以便消除对普通平民生命的威胁。

107. 特别报告员建议墨西哥政府：

- (a) 采取有效措施，按照大会1998年12月9日在第33/144号决议中通过的《关于个人、团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保护人权捍卫者、包括新闻工作者的生命。这类措施之一，应该是积极创造一种有利于发展公民社会和保护人权的气氛；

- (b) 确保实现社会的非军事化，避免派军队去从事维持秩序治安或打击犯罪的工作；
- (c) 采取措施，加强从联邦到地方各级的检察机关的独立性；
- (d) 在检察机关之外，向人权遭受侵犯的人及其亲属提供其它刑事诉讼的法律机制；
- (e) 取消某些特权阶层和群体逍遥法外的地位；
- (f) 实行改革，确保所有被控犯有侵犯人权罪的人，无论其职业如何，都在普通法院接受审判；
- (g) 不断在警察和武装部队成员中间进行人权培训和提高意识活动；
- (h) 加强全国人权委员会和州人权委员会，包括联邦区人权委员会；应该鼓励它们定期与治安部队的成员进行交流；
- (i) 废除死刑法，以便在法律上承认现实情况。特别报告员还要求墨西哥政府批准旨在于废止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任择议定书。

108. 最后，特别报告员希望指出，这些建议绝不是全部，也不是第一次提出。它们是墨西哥政府、民间团体和新闻界经常讨论的问题。她只是希望强调，亟须执行这些措施，以挽救宝贵的生命。

-- -- -- -- --